

翻译不确定性

理论与实践

陈 卉 / 著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陈 卉 / 著

翻译不确定性 理论与实践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不确定性：理论与实践 / 陈卉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6

ISBN 978 - 7 - 5201 - 0857 - 7

I. ①翻… II. ①陈… III. ①翻译 - 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6038 号

翻译不确定性：理论与实践

著 者 / 陈 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刘学谦 刘 娟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8.375 字 数：187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857 - 7

定 价 / 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巴以水冲突研究”（13XSS012）
及重庆邮电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翻译不确定性与英汉互译”
（K2014-138）资助

内容摘要

本书对蒯因提出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进行了理论梳理，并将这一语言哲学论题与一般翻译以及英汉互译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种以翻译意义为依据的，既具有客观性，又能容纳不确定性的新的翻译观念。

首先通过文献归纳与概念分析，对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进行了批判性审查。持行为主义意义观的蒯因设想了一个彻底翻译的思想实验，在这个思想实验中，观察句是基础，刺激-反应是判断的标准。他通过分析发现：以同一个语言事实为观察基础的几个翻译手册之间可能会互不相容，因为彻底翻译思想实验的三个步骤——兔子跑过时语言学家对语词的猜测、土著人同意或不同意、语义上升后的分析假设——全部隐藏着意义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第三步分析假设阶段，并由此得出翻译不确定性的结论。这一论题对以意义事实为基础的传统翻译观提出了挑战。在对这一论题的进一步阐释过程中，蒯因体现了自己的整体论观念、实用主义思想以及新经验主义立场。

本书进一步分析了蒯因提出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的三点理由：指称的不可测知性、证据对理论的非充分决定性，以及本体论的相对性。指称的不可测知性类似于一种弱意义上的翻译不确定性，它预设的是语词的物化，即我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和认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真的特性。这种指称的不可测知性表现在语言学习的四个阶段、指称本身的异常多变性（模糊性、歧义性及不透明性），以及语言的特异性三个方面。证据对理论的非充分决定性类似于一种较强意义上的翻译不确定性，它预设的主题是其由感觉证据赋予的经验内容，是指我们关于世界的科学理论超越了我们世界的观察。而本体论的相对性是指相对于特定的背景知识，相对于分析假设和相对于对存在量词的不同理解方式。但是，按照蒯因行为主义的意义观，几个相互竞争的翻译手册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哪一个是正确的，而没有正确的翻译意味着没有意义的存在，由此导致了意义怀疑论，翻译的可能性也受到挑战。因此，蒯因的理论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于是，我们引入戴维森的真值条件意义论，并通过彻底诠释、诠释不确定性及三角测量模式来阐述从诠释到翻译的可能性。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本书进而探讨了翻译不确定性论题与翻译理论及实践的关系。首先，对所谓不可译性的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与讨论，并尝试提出可能的解决办法。然后，通过对翻译不确定与可译性及不可译性之间三组关系的讨论，再次论证翻译的可能性。接着，例举翻译实践中存在的几个方面的差异与不匹配，并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法。基于翻译是可能的，但有不确定性的特点，本书对多里特·巴-恩（Dorit Bar-On）

提出的翻译意义概念进行了修正、改善，将它视为介于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之间的一套特征。这些特征是通过概念整合而形成的，具有语境依赖性、时间性、协商性、生成性及动态平衡性。翻译意义被引入翻译评价体系，作为判断翻译好坏的标准。

最后，结合翻译不确定性论题，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法，本书对英汉互译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做了批判性的考察，提出了一些启发性的见解。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同一原文本的不同翻译版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主张以保存翻译意义的多少作为评价标准来区分好坏与优劣。也就是说，翻译意义保留得越多，翻译就越好，反之则越差。翻译意义对翻译文本的评价指标分为准确、最佳、相当、更好四个基本类型。此外，本书还将翻译意义作为协调一种既能容纳不确定性，又具有基于文本类别不同的客观性的新的翻译观念的手段，并以语境原则及翻译意义作为协调信达雅的分析框架，重构了一组可用于评价英汉互译对错与优劣的合理性标准。

目 录

内容摘要	1
导 论	1
第一章 从彻底翻译到翻译不确定性	14
第一节 思想实验：彻底翻译	14
第二节 行为主义意义理论	22
第三节 翻译不确定性论题	26
第四节 传统翻译观面临的挑战	37
第二章 蒯因论翻译不确定性	42
第一节 基于指称的不可测知性的论证	43
第二节 基于证据对理论非充分决定性的论证	49

第三节	基于本体论相对性的论证	53
第四节	意义证实论与意义整体论	57
第三章	翻译与诠释	64
第一节	真理与意义	65
第二节	从彻底翻译到彻底诠释	71
第三节	诠释与翻译的可能性	77
第四章	翻译不确定性与翻译理论及实践的相关性	90
第一节	翻译不确定性与翻译理论的关系	90
第二节	翻译不确定性与翻译实践的关系	103
第三节	翻译评价的标准：翻译意义	121
第五章	从翻译不确定性看英汉互译的理论与实践	128
第一节	英汉互译的案例分析	129
第二节	翻译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	202
第三节	信达雅翻译标准新解	212
结 语		234
参考文献		240
后 记		258

导 论

一 问题背景

自从蒯因 (W. V. Quine) 在其名著《语词与对象》 (*Word and Object*, 1960) 中明确提出翻译不确定性论题 (the thesis of the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以来, 该论题就一直是语言哲学领域持续讨论的一个热点。究其缘由, 可以蒯因本人在《语词与对象》中表达的几个观点为例予以展示:

(1) 语言是一种社会性的技能, 为了获得这种技能, 我们不能不完全依赖于主体间通用的提示我们要说什么和什么时候说的信号。因此, 除了通过人们对社会交际中可见刺激的明显反应倾向, 我们不能以任何根据去核实语言的意义。承认这一限制, 结果就会发现翻译工作包含着某种经常有的不确定性。(Quine, 1960: ix)

由此可见, 翻译不确定性论题与语言交流和意义理解密切

相关，而且，因为语言交流和意义理解受制于刺激反应倾向，所以刺激反应倾向也是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的一个限制条件。

(2) 翻译的不确定性甚至涉及一个语词是否适用于所要解释的对象问题。关于指称的语义学研究只有从内部实际针对我们的语言时，才会成为有意义的。(Quine, 1960: ix)

也就是说，翻译不确定性论题与语言表达式的指称问题密切相关。

(3) 我们知道，能够有意义地谈论语言间的同义性乃是翻译得以实施的必要条件，而正如我们只有在某种理论或概念框架的词项范围内才能有意义地谈论一个句子的真假，整个来说，我们也只有在一定的分析假设的词项范围内才能有意义地谈论语言间的同义性。(Quine, 1960: 75)

这就表明，翻译不确定性论题与语句的真理性问题密切相关，而且不同语言表达式之间的同义性 (synonymy) 乃是一个关键问题。

综上所述，在蒯因看来，翻译不确定性论题与意义 (meaning)、指称 (reference) 和真理 (truth) 这三个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密切相关。因此，翻译不确定性论题本身成为当今语言哲学的热点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普特南 (H. Putnam) 曾兴奋地表示，蒯因关于翻译不确定性的论证是自康德的先验

范畴演绎以来最吸引人的引起最广泛讨论的哲学论证”(陈波, 1998: 144)。弗里德曼则认为,“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也许是当代哲学中最著名并得到最广泛讨论的哲学论证”(Friedman, 1975: 353)。与该论题相关的研究,除了直接关乎哲学领域以外,还拓展到语言学习、语言交流、语言诠释及语言翻译等领域。

就本书所论问题的相关性而言,关于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主要涉及语言哲学和翻译理论两个方面。以下将据此简述有关的研究状况。

(一) 翻译不确定性在语言哲学领域的研究

在语言哲学领域,相关研究集中于揭示翻译不确定性论题在蒯因批判意义实体化、指称确定性和真理符合论,进而确立意义整体论、指称非确定性和真理约定论在论证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此类研究体现了蒯因本人在《语词与对象》中展示的论证思路,典型代表人物有斯科特·索姆斯(Scott Soames, 1999、2003)、亚历山大·米勒(Alexander Miller, 2002、2006、2007)等。

米勒认为,对于翻译不确定性论题,蒯因给出了两条基本的论证思路,即来自底层的论证(the argument from below)和来自顶层的论证(the argument from above)。他明确指出:

事实上,对于该不可翻译性论题,至少有两条一般性的论证线索:来自底层的论证,它源于蒯因最重要的哲学著作 *Word and Object* 的第二章;来自顶层的论证,源于蒯因的一篇短文“On the Reasons for the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其根据在于通盘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所有可能的观察证据对科学理论的非充分决定性（the under-determination of scientific theory by all possible observational evidence）。（Miller, 2007: 142）

在其论文“Identity and Predication”中，伊文斯（Evans, 1985: 25 - 48）批判了来自底层的论证方案。他的基本策略是主张将翻译不确定性与意义不确定性区分开来，从而否认蒯因根据翻译不确定性来为其意义怀疑论立场辩护的合理性。换言之，伊文斯认为，针对一种语言，构建翻译手册不同于构建意义理论：翻译手册是为将某一语言的句子转换成另一语言中具有相同意义的句子提供方法，而意义理论对于语言的句子来说，蕴含了它所意指的陈述。沿着这条批判线索展开论述的，还有胡克威（C. Hookway）的 *Quine: Language, Experience and Reality*（1988）一书。

至于来自顶层的论证，则受到了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1969）和罗伯特·柯克（Robert Kirk, 1986）的反驳，他们都认为这一论证方案纯属多余。乔姆斯基做出这一断言的根据是：他认为，正如蒯因本人所采用的来自顶层的论证所表明的那样，所谓翻译不确定性论题，其实只不过是当代知识论和科学哲学中所谓观察资料对理论非充分决定性论题（the thesis of under-determination of theory by observational data）的一个实例而已，不值得特别关注。柯克则认为，蒯因从刺激反应推断模式中已经假定了翻译不确定性论题，他假定来自底层的论证能够推导出不确定性理论，这样，来自顶层的论证便无助

于建立他所期望的结论。柯克还以对有些翻译手册的不可接受性来反驳蒯因的不确定性论题。

在索姆斯（1999）看来，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是基于以下出发点的：通常所谓概念的意义和指称概念是不合法的、前科学的，在关于世界的科学描述中找不到意义和指称的通常概念，因此，它们应当被那些在科学上备受尊重的替代物所代替。在重构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的过程中，从证据对理论的非充分决定性来看，索姆斯指出，蒯因的刺激－反应模式不能解决所有的句子翻译问题（如抽象句），刺激意义也未包括迟疑及停顿的状况。而且，蒯因对所谓刺激意义的界定也不清楚，因为规约性隐含意义和会话含义均可激发同意或不同意，因此，会出现信息相同而意义不同的情况。还有，蒯因对逻辑不相容及指称不同的区别也未解释清楚。索姆斯认为翻译不确定性论题也同样适用于同一种语言内部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总之，索姆斯认为，刺激意义作为翻译的证据太局限，它不能穷尽相关的观察证据，如通过定义、明示等方法来介绍语词的情况，通过解释、例证等方式习得语言的情况，自然使用而非促使使用语词的情况，等等。

索姆斯（2003）强调指出，从翻译不确定性来看，蒯因基于行为主义前提的路径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行为主义本身的问题，即存在非观察事实；二是关于刺激意义的问题，因为何为同意或不同意，其本身依赖之前关于刺激意义的事实，即依赖同意或不同意的事实。另外，刺激意义中的同意/不同意包含一种信念，但接受此信念而否认其他信念是严格的行为主义所不允许的。从行为主义（behaviorism）和物理主义（physicism）

两条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的路径来看，索姆斯认为，引起刺激意义的事实并不是唯一决定意义的事实。物理主义认为，所有的真正的真理（事实）由物理的真（事实）所决定，但蒯因将物理的真当作配置于理想物理学语言中大体上所有真的类，而这显然不是真正的真或事实。对于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索姆斯认为其前提和结论都不清楚。特别是按照物理主义的教条，难以说清楚是什么样的决定关系激发了在物理主义的教条中，通过物理来决定的翻译非充分决定性和翻译不确定性。一个经验理论包含在物理真理中找不到的词汇，这个理论便不是物理真理的逻辑结果。基于物理学的翻译理论的非充分决定性导致了只有在物理主义为真，且决定关系被认为是先天的结果的情况下，翻译不确定性才成立。但从物理事实中引出经验理论的理论检验或搭桥原则满足不了先天性，因为它本身是经验的。因此，通过论证，先验的决定关系并不成立。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只有物理事实才是意义的最终决定因素，因此，我们有理由拒斥翻译的非充分决定性。索姆斯批判蒯因及其追随者在推导翻译不确定性的时候预设了先天即必然，但我们都知道先天和必然是应该被区分开来的。通过考察蒯因展开包含意义与指称不确定性的论证过程，索姆斯认为蒯因是一个意义及指称的取消主义者。成中英（2014：66）则指出：“翻译不确定性揭示了一种暗藏的心灵在起作用”，与作为倾向的意义有关。

国内语言哲学界对这一论题进行研究的学者包括陈波（1996、1998）、朱志方（2008）、叶闯（2009）、梅剑华（2011）、孙冠臣（2006）、施展旦（2015）、夏国军（2015）、潘松（2015）等。他们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重构蒯因翻译不

确定性的论证过程并做出评价，讨论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的本质、主旨及其与日常语言翻译的关系；讨论蒯因意义整体论的证立与反驳；同时对那些批判蒯因否认意义事实，最终导致意义怀疑论的观点进行回击。也有人从翻译的可能性出发批判蒯因的不确定性论题。

关于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的本质，陈波（1998：144 - 149）、梅剑华（2011：104）及叶闯（2009：90）均认为这是一个认识论的论证或形为主义认识论的结果，而不是意义不存在的形而上学的结果。陈波甚至将它看作人在认识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人的认识的局限性。也有人认为“翻译不确定性不是语言层面上的，而是信念和价值层面上的”（孙冠臣，2006：77）。陈波认为这一“论题的主旨是拒斥作为心理实体的意义，是蒯因自然主义语言观和行为主义意义论的必然推论”（陈波，1998：147）。“翻译手册的不同可以利用蒯因系统内部的资源得到解决，而不需要求助传统的意义概念或者直观的意义概念”。那些对蒯因否定意义实体的反驳“在于错误理解了蒯因的论证策略，以为翻译不确定性论题是否定意义实体结论的充分必要条件”（梅剑华，2011：104）。

朱志方（2008：40）从翻译的可能性角度对蒯因的论题进行批判，他认为“人类有相同或相似的基本经验，词语有确定的指称，两种语言中的两个有相同指称的词语是可以相互翻译的。由人类基本经验的相似性得出真值条件的相同性可用作语句翻译的基本根据。由于指称是确定的，所以翻译是可能的”。

（二）翻译不确定性相关的拓展性研究

在对翻译不确定性论题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上，将该论题与语言翻译、语言学习、语言交流、语言诠释等主题联系起来展开拓展性的研究，有代表性的成果是：诺姆·乔姆斯基（1969、1980）、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 1984）、罗伯特·柯克（1986）、多里特·巴-恩（1987、1993）、乔西·麦地那（José Medina, 2005）、单继刚（2007）及吕俊（2012）等。

（1）语言诠释与交流研究

戴维森借鉴蒯因“翻译不确定性论题”中“彻底翻译”的思想实验，设想出一种特殊的“彻底诠释”（radical interpretation）的情境，也就是诠释者处于类似于蒯因所谓的语言新大陆情境中（王静、张志林，2010：68）。他认为，同一种语言内及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均存在诠释的问题，所有对他人的言语理解均包括彻底诠释。在语言交流或诠释中，意义是关键。诉诸行为主义的事实来进行句子意义的分析不能解决复杂性及抽象性问题。将数量有限的词与非语言事实相联系的分析方式也是不成功的，因为词的语义特征不可直接基于非语言现象来解释，在给出整个句子的意义之前，我们不可能给出一个语词的基本解释（Davidson, 2001a9：125）。彻底诠释不能作为理解说话者意向和信念的证据，“原因并不在于我们不能像彻底翻译那样问一些必要的问题来进行确认，而是因为对说话者意向、信念及话语的诠释是作为诠释整体工作的部分而进行的”（Davidson, 2001a9：127）。戴维森将真理理论修正后作为诠释理论用于自然语言。蒯因的立场是经验主义、行为主义和自然主义，“关心